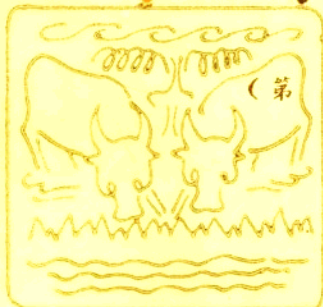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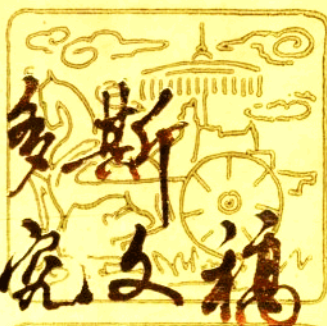


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

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

(第三册)

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

目 录 (第三册)

喇嘛教在鄂尔多斯的传播及影响·····	梁 冰
引言·····	(1)
一、喇嘛教的起源及其在鄂尔多斯的传播·····	(4)
二、喇嘛教控制教民思想的理论·····	(10)
三、喇嘛的种类和称号·····	(16)
四、喇嘛教怎样约束喇嘛的行为·····	(21)
五、喇嘛教的信仰和法事活动·····	(38)
六、鄂尔多斯的喇嘛庙的分布和简况·····	(53)
七、喇嘛召庙的内部情况·····	(81)
八、喇嘛生活种种·····	(97)
九、鄂尔多斯喇嘛教内部的分化·····	(129)
伊克昭盟的生物·····	靳 仁
一、鄂尔多斯古生物概况·····	(143)
二、鄂尔多斯生物现状·····	(147)
伊克昭盟的水文·····	周 振 华
一、伊克昭盟的地表水·····	(247)
二、伊克昭盟的地下水·····	(268)
三、伊克昭盟水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91)
题 跋·····	(299)

喇嘛教在鄂尔多斯 的传播及影响

梁 冰

引 言

鄂尔多斯的蒙古人，每逢十月二十五日，必点灯数盏。富家则点灯越百上千，贫者最少也要点一盏。追此风俗的渊源，必然要找到蒙古人普遍信奉黄帽派喇嘛教（简称黄教）这个根子上。十五世纪初，西宁喇嘛宗喀巴到西藏向萨迦派法王求法修道。他根据喇嘛教的宗旨、经典和戒律，改革原有的宗教仪式，将喇嘛教应用到游牧封建社会，创立了喇嘛教的格鲁派，这就是后来的黄帽派喇嘛教。因之，宗喀巴成了黄帽派喇嘛教的鼻祖。十月二十五日是宗喀巴的誕生日，所以蒙古人不论是扎萨克、台吉或阿拉巴图〔注〕，都要点灯和念经，以示纪念。

另有古籍记载：蒙古人无贵贱，皆崇信喇嘛教。婚丧祭祀，必请喇嘛念经。故蒙人之重视喇嘛，较汉人重视儒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男女过五十岁者，多有削发为喇嘛及尼姑者。惟不住召庙，在家修持。男女有病，即请喇嘛诵经医治。或许口愿，负经卷绕行塔庙。富者赴五台山、普陀山、拉萨叩头。凡所谓祈

〔注〕 从属于王公、台吉的奴隶。

福攘灾者，类如是行之。其信仰之深，于此可见也。从这段文字的叙述中，可见蒙古人对喇嘛教的崇奉、笃信和虔诚，以及喇嘛教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深入程度。

中国近代史上曾发生过西洋天主教渗入鄂尔多斯的事实。如在鄂托克旗的城川、达拉特旗的小淖、乌审旗的纳林河等地，都有显赫一时的天主教堂。比利时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的会祖南怀仁，神甫德玉明、桂德贞、闵玉清、桑桂仁、魏林登、司福音等人，都在鄂尔多斯搞过一番宗教事业，甚至把他们控制的教堂和地区，经营成一个风雨不透的独立王国。尽管如此，天主教若与喇嘛教相比，无论在政治上的影响，或在鄂尔多斯蒙古人中的思想深入程度，都是不可企及的。

喇嘛教对鄂尔多斯蒙古人的影响，是真正达到了心灵深处。从而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素质、言谈话语、性格特征等诸方面，都无不打上了喇嘛教的印记。因之，研究黄帽派喇嘛教传入后的鄂尔多斯，特别是研究十六世纪以后鄂尔多斯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喇嘛教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课题。

据资料记载，喇嘛教与蒙古发生关系，始于一二〇七年。当时成吉思汗西征西藏，为了在西藏内部找到有益于西征的力量，他便写信邀请西藏萨迦寺的大喇嘛贡嘎宁博到蒙古来作客。贡嘎宁博没有接受成吉思汗的邀请，只是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供奉我不如供奉三宝（即佛、法、僧），如是其利益广大无边”。一二五三年元世祖忽必烈和西藏喇嘛萨斯加娃相结合征伐西藏，凯旋时把萨斯加娃的侄儿巴思拔带回蒙古，封巴思拔为喇嘛教的“国师”，命他掌握西藏的政、教两权。巴思拔的后代也都成了“国师”。因此，喇嘛教的威信渐渐提高，被更多的人崇奉起来。这时喇嘛教还处于红帽派时期。

宗喀巴大约在明朝永乐年间（即十五世纪初）修行得道，独创黄帽派喇嘛教。到明朝嘉靖年间（即十六世纪中叶），阿勒坦汗征服了瓦剌部，完成了鞑靼部的统一，成了蒙古各部的首领。不久，阿勒坦汗的孙子巴汗那吉率部向明朝投降，这样他也只好同明朝讲和。接着明朝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在这种情况下，阿勒坦汗厌倦了东征西讨的戎马生涯，便把征战精神转到了佛事上，于是供奉喇嘛教愈加虔诚。在这之前，他从西藏邀请了两位得道喇嘛，在近百名各级喇嘛的陪同下来到了蒙古，让他们在蒙古各部大力传播喇嘛教，并于隆庆四年（一五七〇年）在库库胡同（即今呼和浩特市）修建喇嘛庙。从此以后，在整个蒙古游牧地区逐步形成了修建召庙和迎接活佛的风气。

一六四四年清王朝建立后，曾称雄一时的蒙古各部是其扩张政治势力的重大障碍之一。清政府为了变阻力为助力，便将蒙古人普遍崇奉的喇嘛教顺势加以大力提倡，致使清兵侵占蒙古草原后的第一件要事就是修建喇嘛寺庙。清政府的这种行动，使蒙古与满清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得到了缓冲。不久，蒙古喇嘛教的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喀尔喀七旗的济农、台吉及其部属，以保护喇嘛教为名投靠了清政府。康熙皇帝得到了哲布尊丹巴，给以特别的礼遇，加封为“敷教安众大喇嘛”，赐宝石、绸缎、金银等。同时，让章嘉呼图克图掌握内蒙古的黄教教权，并赐与“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印一颗。此后清政府还颁布政令，让有两个儿子的蒙古人，必须有一个去当喇嘛；有三个儿子的蒙古人，必须有两个去当喇嘛；甚至只有一个儿子的蒙古人，也要让儿子去当喇嘛。于是，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愈益深化，进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蒙古地区建立起第一座喇嘛庙，到喇嘛教在解放前后走向

衰微，其间经历了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黄帽派喇嘛教在鄂尔多斯的长时间的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它对于这一地区的蒙古人的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必然成为我们考察和研究鄂尔多斯历史的重要因素。

一、喇嘛教的起源及其在 鄂尔多斯的传播

公元八世纪中叶，印度佛教“真言宗”的传承人莲华生进入西藏，在藏王赤松特赞的支持下，用“真言宗”的咒法理论与西藏固有的苯教相抗衡。在这个过程中，莲华生在“真言宗”的教义中糅进了苯教的神道成份，从而主张护持佛法，这就是喇嘛教的源头。一百年之后，藏王来巴噶在西藏的法律中规定了“养僧”的制度，明文指定以每五户藏民的租税供奉一个喇嘛。这样，喇嘛教便在西藏发展繁衍起来。但是，“养僧”制度的推行，给西藏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加之喇嘛的生活日趋腐败，淫嬉无度，丑闻四出。九世纪末，朗德玛王继位。此人坚决反对喇嘛教，他到处毁坏寺院，禁译经典，驱逐和杀害喇嘛，强迫出家人还俗，使喇嘛教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不久，朗德玛王被吉祥金刚暗杀，喇嘛教同王朝之间发生了争战，干戈交加，岁无宁日。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约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喇嘛教战胜王朝后，便扶持毗罗母吉鲁赞王登位，从而恢复了喇嘛教的势力，奉莲华生为教祖，“真言宗”及神道融合的喇嘛教教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十三世纪初，萨迦派大喇嘛贡嘎宁博与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接触，使喇嘛教进一步繁荣昌盛起来。后来，巴思拔大喇嘛得到忽

必烈大汗的支持，终于取得了西藏的政、教两权。

十五世纪初，宗喀巴继承阿提沙的遗志，以甘丹派的教义为基础，吸收了其他各派的优点，把喇嘛教的教理融会贯通，突出戒仪，成为自成体系的格鲁教派，从此有了黄帽派喇嘛教。从“转生”而来的第一世达赖喇嘛，与掌权的红帽派喇嘛教展开斗争。到十六世纪中叶，达赖喇嘛借蒙古和硕部固始汗兵力的援助，彻底平定了整个西藏的反对派。从此，达赖喇嘛自居前藏，班禅喇嘛居于后藏。黄帽派喇嘛教终于战胜了红帽派喇嘛教，占据了统治地位。

关于黄帽派喇嘛教与蒙古发生联系的历史，《清史稿》第五百二十五卷中是这样记载的：“达赖第一辈曰罗伦嘉木错，吐番赞普之裔，世为番王。二十岁至前藏，宗喀巴以为大弟子，年八十四。第二辈曰根登喜木错，在后藏扎朗转世，登布达拉、色拉、扎什伦布讲经之坐，年六十七。三辈曰锁南嘉木错，为达赖中最著名者。置第巴，代理兵刑赋税。弟子称呼图克图，分掌教化。时黄教尚未行于蒙古。元裔俺答兼并诸部，侵掠中国，用兵土伯特，收阿木多、喀木康等部落。年老厌兵，纳其侄鄂尔多斯部硕克济农谏，往迎达赖，劝之东还。自甘州移书张居正，求通贡饷。万历年，遂纳锁南嘉木错之贡，予封赏。达赖应俺答之迎，至青海，为言三生善缘。诸台吉言：‘愿自今将涌血之火江，变溢乳之静海。’俺答许立庙，一在归化城，一在西宁，于是黄教普蒙古诸部。”蒙古封建统治阶级想利用黄教巩固其统治地位，达赖喇嘛则想借助蒙古封建统治者的力量传播宗教。一五七八年在察布齐勒庙大会上，由阿勒坦汗和索南嘉错商定了修建召庙、翻译经典、颁行戒律的具体决议。此后，因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穆错是蒙古人，从而使黄帽派喇嘛教更有条件在蒙古各部

中传播开来。关于喇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黄教之发展》中则有这样的记载：“稍后，则有对音库尔班德达，以时轮金刚法及神通得证菩提，并自券缘于五当山谷中，建广觉寺，遂即受各部崇奉，世世为寺中活佛。其传戒谨严，研究深奥。训海弟子，处处不失黄教规律。尤为其他诸寺所弗及。溯斯寺之肇启，殆适当明、清两代废兴递遣之际也。洎乎清兵入关，中原底定。清廷欲就蒙部旧俗，创为绥辑羁縻之策。于是久受蒙人信仰之黄教，自不能不一跃而为代理番之绝妙工具矣。观清初顺、康、雍、乾数朝，加封活佛，扩修寺宇，仅就土默特右翼统计之，大小已不下数十处。其他乌、伊两盟十三旗，黄教势力之猛进，亦不难以此类推也。要之，此教自明享受顺义王尊信，数十年间，已蔓延而树坚强不拔之基。迨前清更以国家政策，予以崇奖。则其发展自益易收一日千里之效。从此梵宫遍地，缁众如麻。而二百余年之繁衍，固有不胜述者矣。”喇嘛教在内蒙古地区能够得以广泛传播，除了喇嘛教自身的发展趋势外，还在于满清政府把喇嘛教作为与武装力量并行的“治蒙政策”。而且，在蒙古人中推行喇嘛教，要远远超过武力统治的效果。因为蒙古人的传统是英武强悍，惯于征战，单凭武力讨伐，蒙古人是不吃这一套的。而用喇嘛教去从思想上解除蒙古人的武装，恰恰抓住了蒙古人的弱点。从后果上看，清政府推行喇嘛教，确实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清政府对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和建筑寺庙是同时并进的。可惜当时蒙古王公们并没有识破清廷大力推行喇嘛教的政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蒙古王公们都努力于修建寺庙。那时候，建筑寺庙简直成了一种风气，甚至在互相比赛，看谁建的庙多，看谁建的庙宏伟。这些都标志着对喇嘛教的虔诚，而且是与希望超

脱“轮回”的痛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加之清朝皇帝实行优待喇嘛和奖励喇嘛的政策，喇嘛不当兵，不纳税。因而饱受封建压迫与剥削的蒙古人都千方百计地去当喇嘛，使喇嘛的数字基本上达到了蒙古男子人数的一半以上。

清政府在优待喇嘛的同时，却在喇嘛教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加以严格控制。如制定了呼图克图〔注〕转生的抽签制。呼图克图如果在西藏转生，抽签事宜则由清政府派往西藏的办事大臣主持；呼图克图如果在北京转生，抽签事宜则在清廷的示意与监视下，让驻京的章嘉出面办理。如此根据满清政府的意图而“转生”的教首呼图克图，当然无法摆脱清廷的控制和操纵。因而在处理政、教的重大问题时，也就不会逆着清廷的意思去办理。

清政府制定了喇嘛朝贡制度，把喇嘛分为西藏喇嘛、西番喇嘛、游牧喇嘛和驻京喇嘛四部，通过达赖、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分别统治各部喇嘛。并将各部在京的掌教喇嘛和从北京派往各部办理事务的喇嘛，每经三年全部更换，以防止这些掌权喇嘛进行背叛清朝皇帝的活动。另一方面，对上级喇嘛采取拉拢的办法，封他们为“国师”、“禅师”之类的尊号，有的还赐给“扎萨克印”，授给管理僧众的权力，给他们官职，发给他们“俸银”，使他们忠实于清廷。此后还专设了喇嘛印务处，规定喇嘛度牒制，对喇嘛进行调查统计，发布喇嘛禁令，限制下级喇嘛的活动。

一九一二年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为了巩固已经篡得的权力，防止内蒙古跟闹独立运动的外蒙古

〔注〕 清朝皇帝给呼毕勒罕或活佛授与的封号，是喇嘛道行最高的一种称号。

合流，便对蒙古上层和内蒙古的喇嘛教，极尽拉拢之能事。他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发布优待蒙古王公及喇嘛教的条例。条例中说：“内、外蒙汗、王、公、台吉等之各世袭位号，袭承旧制；其特权依旧；蒙古王公之世袭俸给从优；各蒙古王公原有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对喇嘛教发布的优待条例称：“蒙古各地之呼图克图喇嘛等，其从来之封号依旧。”接着，蒙古王公便得到袁世凯的晋爵令：头等台吉晋升为辅国公，镇国公晋升为贝子，郡王晋封为亲王。而内蒙古的教主第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则被迎到北京，封为大国师，加了“弘济光明昭因禅化”的名号，还破格授给一颗八十八两重的金印。袁世凯政府把清朝的“理藩院”改为“蒙藏院”。把内蒙各庙有名号的喇嘛都登记起来，封了二百四十余名呼图克图，把原来的旧印收回，换成新印。把喇嘛职位分为“官缺”和“非官缺”两类。官缺喇嘛由袁世凯直接任命，非官缺喇嘛由所在旗扎萨克任命。还对有五十间房屋以上的大喇嘛召庙，赐给大总统印鉴的匾额。鄂尔多斯的一些召庙，就是这个时期由袁世凯赐名的。如扎萨克旗的扎萨克召，于民国二年由袁世凯赐名为纳忍尼给古勒齐庙；该旗的喇嘛庙于民国二年由袁世凯赐名为胡纪齐古勒尔古勒圪齐庙等。呼毕勒罕的抽签制由蒙藏院在雍和宫的金本巴瓶〔注〕中抽定。按清代旧制，让有名号的呼图克图喇嘛每年按班次进京奉经。规定蒙古王公及官职喇嘛的进京旅费由民国包办。还规定了各级喇嘛的口粮，均由袁世凯政府定出标准，按月拨给。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后，内蒙古的喇嘛教教首章嘉呼图克图派遣使者，到南京去觐见蒋介石。从此，喇嘛

〔注〕 口小底大的金属制作的瓶子。

教又投靠在蒋介石的怀抱。蒋介石承袭了袁世凯的对蒙政策，于一九三〇年发布“蒙古盟、部、旗组织法”。该法规定：一、蒙古各盟、部、旗之管辖治理权依旧；二、蒙古各盟盟长及各旗扎萨克分别总理盟务、旗务，并监督所属职员及机关，各盟兵备扎萨克依旧；三、蒙古各盟及特别旗直属行政院；四、蒙古地方之军事、外交及其他国家行政统一于国民政府。同时，在行政院下设“蒙藏委员会”〔注〕。内蒙古喇嘛教教首章嘉活佛也被安排为蒙藏委员会委员。还在北京设立了“喇嘛事务所”，专门掌管寺庙喇嘛的割付、度牒、印信、册籍、封叙、钱粮费用、外遣调补等事宜。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公布蒙古喇嘛寺庙监督条例，其中特别强调：寺庙之首席喇嘛为主持喇嘛，以其现有之职衔主持该寺庙；蒙古各旗之喇嘛寺庙主持者，由所辖盟、旗官署任命之，并呈报蒙藏委员会；蒙古各旗外之喇嘛寺庙主持者，由蒙藏委员会任命之；有五十以上之喇嘛寺庙，设管理委员会，辅佐主持者办理事务；各寺庙主持者制定喇嘛名簿，关于喇嘛之还俗、圆寂、转移等，需明确登记，呈报监督官署；寺庙之一切财产佛具详细记明其增减，呈报监督机关，且未经许可不得动用。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政府对章嘉呼图克图发出指令，令称：“章嘉呼图克图宣扬黄教，翌赞共和，声望夙孚，屡膺殊锡……忠诚奋励，振导宗风，询堪喜尚，兹加‘净觉辅教’四字名号，以示优异。”

喇嘛教在鄂尔多斯的传播与繁衍，就是在上述的政治气候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王爱召作为蒙古西部地区及鄂尔多斯的发展基地，分为两路向伊盟纵深腹地延伸。东路发展为准格尔召，西路发展为杭锦旗的石拉召。此后，准格尔召和石拉召又作为母召，

〔注〕 见于国民政府《解决蒙古问题八项原则》。

各自向四周蔓延发展，到后来共建筑召庙二百四十三座。

二、喇嘛教控制教民思想的理论

目前已经搜集到的历史数据表明，鄂尔多斯七旗有喇嘛召庙二百四十三座，活佛十七名，呼毕勒罕喇嘛九十九名，执事大喇嘛三十九名，德木齐喇嘛四百二十九名，格司贵喇嘛四百二十九名，共有一般喇嘛一万七千三百九十名。喇嘛数字最高时曾达两万余人。

据一九四一年蒙藏委员会统计，当时鄂尔多斯七旗中，蒙古人的总数为八万二千二百零六人。当时的社会人口构成比例一般为，小孩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妇女则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强。按照这个比例，当时鄂尔多斯七旗的男子总数不到四万人。在这些男子中，则有一半以上的人摩顶受洗，当了喇嘛。清政府的灭蒙政策规定，蒙古人家若有三个儿子，必须有两个去当喇嘛；如果有两个儿子，必须有一个去当喇嘛；若是平民或奴隶，只有一个儿子的，也要送到庙上去当喇嘛。那时候，似乎蒙古人都认为，只是由于喇嘛教的兴盛，才使蒙古王公制度世代康乐，吉祥云集，政权牢固。喇嘛们终生伴着青灯黄卷，心志如一，乐善好施，纯洁无恶，在喇嘛教的经卷中消磨掉所有的时光。当时，喇嘛教对蒙古民族来说，信徒众多而虔诚，社会基础广阔而又稳固。因之，喇嘛们在社会上的威信很高，虽不从事劳动生产，但生活仍能丰衣足食，他们被称为“有知识的人”，或者“学者”。总之，喇嘛教对当时的蒙古人来说已经达到了“迷”、“醉”的程度。

喇嘛教对鄂尔多斯的蒙古民族所以能够起到思想桎梏的作

用，除了满清政府作为一种十分阴险的政治手段，作为皇朝的“上赐”法定信仰加以提倡推行外，还不得不溯源于它能够控制教民思想的理论，即喇嘛教的教义。

总的来看，喇嘛教的理论是在意想的观念中兜圈子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对世界的看法，对宇宙的解释，不但十分离奇，而且自相矛盾。

喇嘛教认为世界是一种“虚空”。它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是：宇宙万物最初是空，由空生风，由风生火，由火生暖，由暖生水。由空、风、暖、水的结合，凝固冻结为大地，从大地上生出万种药草，由药草生出五谷杂粮乃至生命。〔注一〕认为这种空的世界是神志意念臆造的产物，是离不开人类思想的一种幻念，一种人类意识的体现或精神的存在。按照喇嘛教的语言说，即为“空是梵”，“宇宙的本体就是梵”，而梵的意思又是“自己”，是有生命的“我的本身”。〔注二〕这就是说，梵是你，同时也是我。梵是与人类本身不能分离的东西，是一种神秘的、似乎是有生命的东西。那末，所谓“梵”到底是什么呢？“梵”就是“空”的别名，其实就是人类的意念。因此，从喇嘛教的哲学思想上看，它是唯心主义世界观，这是确定无疑的。

喇嘛教认为人类世界是一座中间粗上下两头尖的菱形大山。这座横挂的菱形大山谓之“须弥山”。“须弥山”垂直高度为十六亿八千万里，无底的海水恰好从菱形中间的最粗部位将菱形分作两段，顶尖朝上的八亿四千万里浮在海面，伸展到无限高的太空，而菱形顶尖朝下的八亿四千万里，则浸没于无底的海水之

〔注一〕奇成山、力格什德提供。

〔注二〕见采访力格什德的记录。

中。“须弥山”的东半部为黄金构成，西半部为白银构成，南半部为玻璃构成，北半部为玛瑙构成，称之为黄金洲、白银洲、玻璃洲、玛瑙洲。菱形“须弥山”中间的最粗部位，即与海水平面接触的地方，周围环绕着铁制的厚约十二万里的山带，叫作铁围山。铁围山又浮托着深广均为六亿四千万里的大海，一道突出海面部分为四亿二千万里的金山所环抱。金山之外又有一面海和一道环抱的山。如此循序下去，共为七面海和七道山，谓之七大环海和七大金山。“须弥山”的下层部分，四大洲的每一洲内，居住着形状、颜色、大小完全不相同的人类。由于所在洲的不同，而人类的寿命长短也使迥然有别。玛瑙洲人的寿命为一千岁，黄金洲为二百五十岁，玻璃洲为一百岁，白银洲为五十岁。靠近每一洲的海面上，悬挂着各种不同形体的太阳和月亮。白银洲的太阳和月亮呈圆形，玛瑙洲的太阳和月亮是四角形，黄金洲的太阳和月亮是三角形，玻璃洲的太阳和月亮是大车形。从“须弥山”的山根向上，到所谓“四王天”，是一个非常广大高远的空间世界。这里统称之为欲界。从“四王天”再向上到离开“须弥山”山顶的部分，是更广大，更遥远的“四大禅天”，即一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以及其他诸天。这个无限广大的空间叫做色界。从色界再往上的最广大最遥远的无边无际的上空则为无色界了。在以“须弥山”为基础的各界中，除了生活着人类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有生命的东西，那些东西统称为“众生”。

“众生”大体上有飞禽、走兽、游鱼、爬虫、佛、神、魔、鬼、精灵、妖怪、阴魂、游魂等。另外还包括其他许多有形体的生物和无形体的生物。喇嘛教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有情欲、有生命的。它们有的在铁围山内，有的在铁围山外。有的在海中，有的在陆地上。从“须弥山”的角度说，它们分布在山顶、山上、山中或

山下，有的在江河、山野、丛林、池沼、洞穴，布满“须弥山”的周围各处。〔注〕

从喇嘛教教义对人类世界模型的描述中，可以分明看出其逻辑的混乱，完全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幻觉和意念。但是，这种唯心主义理论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十二、三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时代，能够迷惑一部分人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

喇嘛教把人类世界的有形体或无形体但却有生命、有情欲的“众生”分为“六道”，即天上、人间、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众生”在这“六道”中轮回转生。

地狱道是第一轮回界，它在“须弥山”最下部的铁围山中。这是一个最黑暗、最可怕的地方，有残酷的八热地狱和八寒地狱。凡逆亲灭祖、放蕩背叛、谎骗欺人、不信神佛、否认轮回、蔑视喇嘛的人，都要坠入地狱里，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饿鬼道是第二轮回界，这里关押着从八热地狱和八寒地狱里转生而来的“毕利多”。毕利多是一个专受饥饿之苦的怪物。它全身癯疥、瘦皮包骨、相貌丑恶，身体象山一样高，咽喉如针眼一样细。它无知、愚蠢、嫉妒、贪欲。它吃不上东西，喝不上水，只好吃火炭，吃尸骨和自己的身体。就这样，它终生终世在饿鬼道里受折磨。

畜生道是第三轮回界，这一道在铁围山之外的部分。不论是无足的，有足的，两足的，四足的或多足的畜生，都在这一道受苦。

修罗道为第四轮回界，这里是同神佛交战的恶鬼恶魔的世界。有巨齿獠牙，吃人肉喝人血的罗刹，有凶恶狰狞的夜叉，有各

〔注〕见《巴图道尔吉、楚格明谈喇嘛教教义》。

种可怕的龙神、蛇神、蟒神，有兽头利爪的恶魔，有险诈凶刁的金翅鸟等等。它们的生命极长。它们如果信奉佛爷，则可以转生于人间或天上。〔注〕

上述四道轮回界为恶道的轮回。而天上和人间两个轮回道，则是善道的轮回。

人间道是住在四大州内的人类世界。住在这里的人们，如果供奉佛爷就能升到天上；如果伪善就会掉进修罗道；如果向恶就会掉进畜生道；如果作孽就会掉进饿鬼道；如果罪大恶极就会坠入地狱里去。

天上道包括四大禅天，初禅天里有大梵天、梵辅天、梵众天；二禅天里有少光明天、无量光明天、光音天；三禅天里有少净天、无量天、无量净天、偏净天；四禅天里有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究竟天等等。

四大禅天之上有四王天，四王天里居住着剑拔弩张、全副武装的四大天王。他们保卫着天界，镇伏着魔鬼，这里是欲界的顶端，是佛教的关门。

从“须弥山”的顶端再向上还有十层天，这个空间谓之“色界”。其中的六层天是一切情欲根源的发源地。这里没有日光，居住着许多佛爷，靠诸佛身上发出的佛光得到光明。佛光远远大于日光的亮度，把普天下照得耀眼通明。这里也住着男女人类，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世界。虽然如此，这里也没有离开“轮回”的控制范围，仍然会遭受轮回的苦痛。

人类要想离开“轮回”的法力范围，就必须进入“须弥山”之上的“喜乐天”以上的空间里去。这里叫无色界，就是天的最

〔注〕见《力格什德谈喇嘛教教义》。